

彈 詞

夜 訪

蔣月泉 蘇似蔭 改編
江文蘭 余紅仙



彈 詞

夜 訪

蔣月泉 蘇似蔭 江文蘭 余紅仙 改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4

716.2

650

395477



群众演唱小丛书



统一书号：T10077·1068

定价(六) 0.08元

夜 訪

蔣月泉 苏似蔭 江文兰 余紅仙 改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

1964年11月第1版

196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开本850×1156毫米 1/64

印张3/4

字数17,000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表)这回书，是长篇弹词《夺印》中的一回。陈景宜偷了仓库里的两千斤稻种，为了迷惑群众，打击干部，把积极分子胡素芳骗到仓库里，用一只米袋作凭据，栽赃陷害，说胡素芳偷了稻种。当时，支部书记何文英怎样呢？她一面对群众说，事情总归弄得明白的，大家先回去；一面到公社里，向公社党委汇报。公社党委书记对何文英说，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你们陈家湾有，其他地方也有；不仅是现在有，将来也可能有。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是不甘心

失敗的，一有機會，就會興風作浪，妄圖復辟。有的用糖衣炮彈向我們幹部進攻；有的呢，打擊黨員和積極分子；有的進行各種各樣的破壞活動……我們一定要和敵人進行鬥爭！接下來公社黨委書記就和何文英一起研究了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貧農陳友才身上。到底這只米袋是怎麼一回事？胡素芳說米袋是送糧食給陳友才時放在他家裏的。那末，怎麼會弄到倉庫裏呢？只要陳友才肯講出來，事情就會明白，群眾眼睛可以擦亮，問題好解決。何文英回來後，就在支部會上把公社黨委的意見向大家談了。我交代今朝何文英拿了十斤米，夜里去訪問陳友才。

陳友才（表）陳友才是個貧農，在舊社會吃過苦，解放以後翻了身。他自從那天從

仓库里回去后，不要想困得着，在仓库里大家问他，胡素芳这只米袋怎么会弄到这里来，他无法回答，幸亏何书记赶到，晓得我身体勿好，先叫我回去休息。不过他晓得以后还是要来查问自己的。刚刚听见女儿小红对他說，何书记要来看他。他想，何书记为啥要来？一定是为两千斤稻种的事体。这只船是我搖的呀，陈景宜对我說，弄穿綳了，劳动改造还是輕的，还要无期徒刑呢！越想心里越乱。最好何书记不要来。现在不来，看样子要明朝来哉。

何文英 (表)还要明朝来啊？已經来哉。何文英手里拎了十斤队里給陈友才的救济粮，到友才家門口一看，里面有火光，晓得还没有困，要紧踏上来——(敲門)
(白)开开門啊！

陈友才 (表)陈友才听见碰門，心里慌了。(白)

小紅娘，你去問問看，是啥人。

陈 妻 啥人呀？

何文英 大嫂，我是何文英呀。

陈友才 何書記？（表）友才一听，啥，何書記今朝就来了？（白）小紅娘，我到房間里去，你就說我刚刚困着……

陈 妻 （表）友才妻子走过来，門去脫，門“軋特儿”一开。（白）哎呀，何書記！

何文英 大嫂！

陈 妻 里面請坐。

何文英 好。（表）踏到里面，把門帶一帶上。手里的米袋在台上一放。

陈 妻 何書記，我們連茶也不备呀。

何文英 大嫂，你不要客气！我来看看友才，就要走的。

陈 妻 看看友才嗎？

何文英 是呀。大嫂，袋里有十斤米，你拿去放好吧。

陈 妻 做啥呀？

何文英 队里晓得你们粮食不够，有困难，所以要我拿十斤米给你们。放好吧！

陈 妻 (表)何书记多少好！队里又多少关心我们！可是自己男人还去帮偷集体两千斤稻种的人摇船，做这样一桩事情，怎么对得起大家呢？(白)何书记！

何文英 大嫂！

陈 妻 我们米……

何文英 你们米怎么啦？

陈 妻 米……

何文英 怎样？

陈 妻 (表)要想说米已经有了，叫啥又讲不下去了。为啥？因为已经有的米是陈景宜派广西送来的。——陈景宜派广西送十斤米来，想塞住友才一家的嘴巴，不把两千斤的事情讲出来。——小红娘想讲“米已经有了”，话到嘴边，一想不好。说了有米，何文英要追问，问出陈景宜送米来，那是她要疑心。再

一想，勿碍，我好說米是別人送的。

何文英 怎样？

陈 妻 喏，那一天素芳把她娘生病省下来的口粮送給我們了，所以我們有米了。

何文英 素芳姑娘送来的？大嫂，素芳送来的米，已經好几日哉，吃到现在总吃光哉。你用不着客气，这是照顾你們的救济粮，应当拿的，收下了吧。哎，大嫂，友才呢？

陈 妻 在房間里，已經困哉。

何文英 困哉？我去看看他。

陈 妻 何书记，他已經困着了。

何文英 啥，已經困着哉？辰光还早末。

陈 妻 哎，他这两日不知怎么，橫下去就困着。你坐呀！

何文英 大嫂，友才困得着，是好的呀。不过，照我看，友才的毛病，拖着也不对，还是送到医院里去吧。病好了就好做生活了。你們有困难，队里想办法帮助

解决。

陈 妻 何书记，我也对他这样说过，毛病一直这样阴阳怪气，怎么个弄法，爽爽气气去把病医好，只要把毛病医好就好了。你知道他怎样？稍微好一点就要去做生活。一做末又不行了；再好点末倒又要去做了。何书记，这两天他咳是咳得来，日里噙倒也不去说它，夜里躺在床上“吭噎吭噎”的噙，人不能困平，夜夜看天亮，真要命！

何文英 嗨，大嫂你刚才说他横下去就困着，怎么夜夜看天亮呀？

陈友才 （表）那未完哉！露出马脚哉。——原来陈友才也在听，一听这句话说错，对不拢头了，那未完！何书记多少聪明，不要给她听出来的？心里真急啊！一急末身上发热了，一热末喉咙口痒了，一痒末那末真的噙了！（咳嗽）

何文英 （表）听见里面咳嗽声音，晓得友才没

有困着；要紧立起身来——（白）大嫂，友才醒了，我去看看他。

陈 妻 何书记……

何文英 什么事情？

陈 妻 里面醒醒。

何文英 醒醒？

陈 妻 要末我去打扫打扫。

何文英 大嫂，我们都是自己人，再醒醒也没有关系。你不要当我外头人，我去看看。

陈 妻 （高声喊）何书记！

陈友才 （表）外面“欸”一声“何书记”，里面友才一听，啊呀！看上去要进来了。此地地方小，只要踏进来就能看见我。我立在这里，啥人困觉立着困的！再一想，何书记多少好，你听，连醒醒都不怕，要来看我，分明把我看作自己人。让我出去吧，只要讲话时当心点好了。陈友才的脚不由自主，踏到外面。

何文英 友才啊!

陈友才 何书记!

何文英 我把你吵醒哉。

陈友才 我本来要醒哉。

何文英 本来要醒哉?

陈友才 嗯……请坐。

何文英 你也坐。

陈友才 坐，坐。(表)回过头来见小红娘立在旁边。陈友才觉得不妥当，这两千斤的事情她也晓得的。平时她讲话凿七凿八，在这种场面上，一句话也差错不得! (白)小红娘!

陈 妻 做啥?

陈友才 你里面去看看小红。

陈 妻 (表)有数目，叫我进去。(白)晓得了，何书记你坐一会。(表)小红娘一到房间里，身体转过来。她也在担心这桩事情，所以立在门背后侧耳静听。

陈景宜 (表)小红娘在里面听，大门外面也有

一个人在听。啥人呢？陈景宜。陈跷脚也赶到了。跷脚为啥事情来？原来他也得訊了——广西来讲給他听的。說何書記要去看友才哉。陈景宜紧张极了，晓得何書記这两日和几个积极分子一直在貧农屋里穿来穿去。她去碰头友才，友才这人多少軟弱，倘使讲话不当心，两千斤头給她盘出来，晓得是我偷的，那还了得！我不是单单两千斤的事情，背后头不得了的事情有一大堆哩！让我去看看情况、听听音头。所以吃过早夜飯，跷脚就跷嘞跷的过来，到友才門口。这就是老狐狸的阴险，不馬上进去，先在門口听听。一听里面有人在讲话，不是別人，何文英哇！喔唷，这个女人的脚倒快的！我倒要听听看，听他們讲点啥。所以陈景宜立在屋檐底下，耳朵靠在門上偷听。

何文英 (表)里面的何书记现在和友才面对面坐下来。对友才的面孔仔细一看，的确，面色是不好，又黄又瘦，说明毛病很重。何书记转念头，从友才的一言一行来看，恐怕他心里也有病，而且他的心病比身上的毛病要厉害。今朝我一定要启发他把心里话讲出来。(白)友才啊!

陈友才 何书记!

何文英 身体怎样，好一些吗?

陈友才 这两日好得多了。

何文英 好得多? 不是吧。大嫂刚才还说你身体不好，你在骗我。为啥不去找医生看看呢? 有困难，队里可以帮助你解决。大家会帮助你的。

陈友才 何书记啊，谢谢你，我就会好的。

何文英 友才，咦!……你们小红呢?

陈友才 喔，困了。

何文英 已经困了? 友才，你们小红真好，小姑

娘非常懂事情。

陈友才 她不晓得啥。

何文英 不,虽然只有九岁,倒蛮弄得清的。那一天在仓库外面,有人說胡素芳偷稻种,你们小红倒对我說:“何书记呀,素芳姐姐真好,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說不定背后有人在破坏,想害她。这桩事情一定要弄清爽,不能冤枉好人呀!”你想嘛,人虽小,要求分清是非,她的觉悟多少高呀。这样一看呀,真不愧是貧农的后代。

陈友才 (表)陈友才听了这几句話,心里就象有把刀在戳一样。不愧是貧农的后代,我爷也是貧农,阿爹也是貧农,我也是貧农后代!我在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一难过末,那眼泪含在眼膛里,就要滾出来哉。

何文英 (表)何书记看他眼泪在眼膛里,晓得他心里难过。(白)噢,友才,你在作啥

呀？看来你有事情闷在心里。

陈友才 何书记，我没有心事。

何文英 没有心事？你是有心事的，否则你为啥要难过？

陈友才 不，我……我身体不好呀！

何文英 我晓得你身体不好，不过恐怕不是主要原因。

陈友才 哎，我……我因为在旧社会里给地主打伤过，常常要发病的。何书记！（表）把衣裳撩起——（白）这就是给地主铁鎚盆着一耙。何书记，你看！

何文英 （表）哎哟！何文英一看，不得了，身上好几处伤疤，臂巴弯上一个疤特别大，心里想，这一铁鎚倘使再重一点，那手保不牢了，要断掉。看见这个情景，心里面怎么不要恨！（白）友才！

陈友才 到阴天一直要发病的。

何文英 友才啊！在旧社会里，哪一个长工不给地主打过，哪一个长工身上没有一、

二处伤疤。

陈友才 何书记，你也做过长工的？

何文英 对呀，我也做过长工的。友才，你看哪！

陈友才 (表)做过女长工。友才明白，苦头一定更加吃得更多。对她手臂上一看，一个个疤，东一摊，西一摊，都是“五黑楞墩”，象给什么烫出来的。

何文英 友才啊，我在旧社会当一个女长工，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啊！记得我十七岁那年的年底，爷死哉，隔得没有几时娘也死哉，我孤苦伶仃没有法子，实在不能活命。听得有人讲，前村有个地主叫刘阿四，他们要雇一个长工，但是一定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好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我就想去做他的长工。你想吧，我是女的，他怎么会要我呢！男的也还要拣拣哩！为了要活命，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头发剪掉，扮了